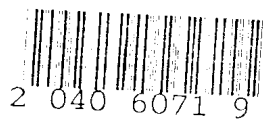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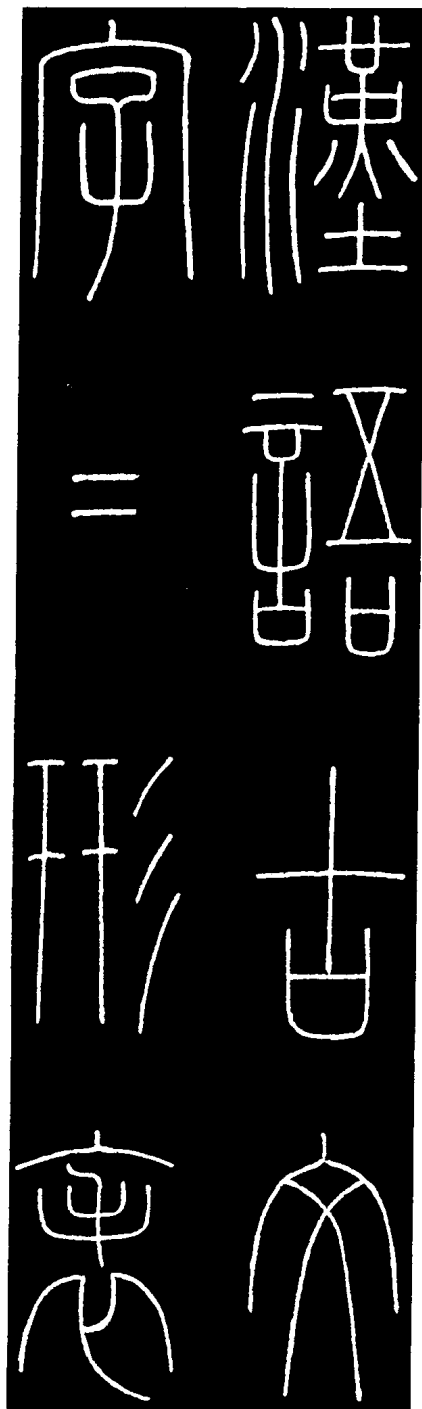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

徐中舒題





徐中舒主編 ·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編寫組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

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 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 印刷

书号：九二一八·二八
定价：六·五〇元

出版說明

《漢語大字典》是漢語楷書單字大匯編，應盡可能歷史地、正確地反映漢字形、音、義的發展。在楷書單字條目下，收列能够反映形體演變關係的、有助於講明字義的殷、周、秦、漢文字形體，并加以簡要解說，是這部字典編寫體例的要求。這樣的編寫，可以憑藉的現成資料不多。編寫人員盡力搜集了各種字形資料，特別是解放後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在國內外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整理出這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我們及時出版，藉以供文科高等院校、科研單位，語言、文字工作者，歷史、考古工作者，美術、書法篆刻工作者和古文字愛好者參攷。

本字表中所收古文字，以音義明確的為限。共收列甲骨文、金文和戰國文字的字頭約三千個。《說文》所有的，以小篆為字頭，《說文》所無的，則寫成楷書，注明所見字書。尚不可識的字，一概不收。各家考釋有分歧的，斟酌情況，擇善而從。古文字中，凡最初一個形體而有幾種用法，後來演化為幾個字的；或先只有假借

字，後來才出現專字的，則參照《金文編》等書成例，採取重見的辦法。

字表大體上按文字發展的歷史層次分三欄排列，依次為殷代、西周、春秋戰國。字形的排列，既要顯示形體演變的對應關係，又要照顧到時代先後的次序，不受甲骨、金文、竹帛、匄錄等的種類的限制。

本表編者對於甲、金文的斷代，主要根據董作賓和郭沫若的說法，也參攷其他一些專著。一些時代標誌不明確的器物，結合字體、文辭和器物形態等條件，大體上以類相從。在斷代上意見分歧的器物，只好暫取一家之言。

表中選用的古文字體約一萬多個，絕大多數是從原拓本或原件照片中摹取出來的；少數未見原拓原照的字（解放前出土的器物）則採用傳世影寫謹嚴可靠的摹本。在付印時，有些字依版面的需要，加以放大或縮小。歷代輾轉摹寫翻刻的古文字資料，除個別的（如《嘯堂集古錄》、《詛楚文》）外，一般都不採用。《說文》中的古文籀文，《魏三體石經》中的古文，則盡量收錄，以備參攷。本

表書末附有檢字表，以供查檢。

本表是在著名的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漢語大字典》主編徐中舒教授指導下編成並經他最后審定的。

參加本表的編寫人員有：徐永年、伍士謙、陳剛、庾國瓊、譚貽祝、李宗貴、李崇智、歐昌俊、冷雪、周旭初、查中林、李玫等同志。

本表在編寫過程中，《漢語大字典》四川領導小組，《漢語大字典》四川第一、二、三、四、五編寫組，四川省圖書館，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四川師範學院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四川省博物館，中山大學容庚教授，《漢語大字典》常務副主編趙振鐸同志，副主編冉友儔同志，中華書局趙誠同志，武漢大學夏涑同志，華中師範學院李瑾同志等單位和個人，都對本表的編寫給予了熱情指導和大力支持。

由于時間倉卒，資料不足，又限于編寫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本表錯誤和疏漏之處，在所難免。編者誠懇地希望國內外古文字學家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俾得在字典編寫中據以改正。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序

文字是人類進入高等文明所必需的工具。人類有了文字，才能够把這一時代人類的智慧和經驗留給後一代人，作爲他們繼續長增高的階梯。沒有文字的民族，總是會停留在象老子所說的『小國寡民，復結繩而治之』的蒙昧階段。

人類初有文字無不從象形文字入手。象形文字的發展，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只是一種表意的圖譜。《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蜀漢時，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此種夷經，乃古代夷族的圖象文字。《南中志》說：『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郵；又畫牽羊負酒齎金寶詣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蜀漢以後南中故事每每託言諸葛亮所爲，皆屬附會之談，實不足信。此圖譜乃夷人巫師所作，並非諸葛所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乃夷人對城府中的漢官指天地日月以爲誓。其次畫神龍，夷人自稱爲龍的子孫，龍爲他們的圖

騰。最後畫夷人牽羊負酒賸金寶向漢官輸誠，獻納貢賦。這種圖象，只能表意，不是可以按字宣讀的語言，只有巫師才能認識，還要多方譬喻解說，不然一般人是難以理解的。

漢語象形文字開始于殷商時代的後期。殷王朝自盤庚遷殷以後就已形成一個疆域廣闊的強大帝國。根據現在考古發掘資料，它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東向越過渤海而到達遼東半島，南向渡越長江而跨有洞庭鄱陽兩湖地區，西向而臣服周王季和文王，囊括關中漢中。殷王要統治這樣廣大的土地和人民是不容易的。當然我們沒有理由為他擔心。當時殷王左右就有一班知識分子作為他的顧問——一個能作預言的前知者的卜人集團。

在原始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就有幾個脫離生產的公職人員，有的作為部族的信仰守護人，用祭享方式教導人民，虔敬地遵行先代的典章制度以及一切行之有效的成規，使部族從安定中得到發展。

占卜的貞人為人決疑問難，他們原是從占星師分化出來的一種方術之士。他們在狩獵時代就用火灼焦獸骨，觀其坼紋，以占吉凶。後來殷人發展到長江流域，就把那里所產的大龜作為寶物。占卜中龜甲與獸骨並用，他們或者認為用大龜占卜比骨版更加靈驗。占卜的方式也就更趨繁複，每

卜必從正反兩面貞問。一正一反，即為一兆，其文如卅。此字以後演變為卅。他們認為這些兆紋，向左向右的種種變化，都是宇宙中排列有序的象和數。與其說這樣模糊的象數有什麼靈驗，無寧說他們常在殷王左右，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取得一些自然變化和人事成敗的道理，憑借殷王的權力，就可以使預言成為現實。占卜得到歷代殷王的信任，其原因即在於此。

甲骨文字記載，從武丁到帝乙帝辛之世二百七十餘年中，所有貞人，據陳夢家統計共有一百二十一人，而武丁時就有七十三人。其不見於甲骨文者，其數或當与此相等。這就是殷王朝龐大的貞人集團，可以說就是殷王的智囊團。他們為殷王占卜的事和以後的驗辭，都要用文字記錄下來，刻在龜甲獸骨上的卜兆旁，既備殷王查考，也藉以取得各種象、數記錄，傳給下一代貞人。我國文字就是在這些條件下發展起來的。

第二階段漢語文字的發展，當自殷代後期開始。殷虛甲骨文已具備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四種造字條例，這是造字之本。象形是象自然物之形，如日月山水，牛馬犬豕等字，只用簡單筆畫鉤勒其形，最易識別。象事，《說文》稱為指事，乃象人為的事物之形。如封字，其形作，是植樹為界而後加人為的土堆。卂是人行的十字道路。都是人類造成之事。又

如一二三、三，這些數目字，也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客觀現實。又如獸作狔，干戈並列，乃人們從事狩獵的工具。過去學者解釋指事，只從指字着想而忽略了大量的入事。勉強湊足很少幾個字，都很牽強附會，所以這一條例始終沒有講好。象意，《說文》稱為會意。會意是在自然之物與人爲之事，加上人的動作以表達人的意志。例如𡗗，表示人在路上走。如𠂔，表示人在用手持槌擊磬。我們這樣去理解，自然把象形、指事、會意三者分別得清清楚楚的了。形聲字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它的產生，是由于象形字筆畫簡單，在長期使用中容易混淆，所以必須加聲符以區別之。例如鷄和鳳都是鳥形，後來各加聲符，隹旁注奚爲雞，隹旁注片爲𨾏。又如星，最初作品、晶等形，与口日等字不易區別，後來加聲符爲𠂔或星。甲骨文中形聲字還居于少數，不如會意字多。以後形聲字發展了，在《說文》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已經是隸定以後的事了。象形文字在創造時，只是隨事賦形，隨物賦形，並不困難。每個字都是獨自發展的，人們要記住這些孤立的字是困難的。首先它必須在卜人集團中互相傳習，反復使用，漸成定型，而在反復使用中，意義有所引申，即分化爲數字，按義類分注于原字之旁，此即所謂轉注。但引申意義過多分化，使用也不方便，于是用假

借加以制約。凡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就不必另造新字。轉注假借，二者乃是文字發展中辯證的統一，相輔相成的。

漢語文字原來就不是一兩個人閉門創造發明的，最初它在卜人集團中傳習使用，約定俗成，後來這些漢字在人民羣眾中推廣使用，經過傳寫、隸定，謠變失真，而這些謠變失真的字，約定俗成，也成為正字了。漢語文字根據六書條例，發展成為記錄人類一切複雜事物的工具，但其系統仍是象形的。即使是形聲字，也還是要借用字形來表達其音，而不必另制音符。所以漢字完全屬於象形文字系統。漢字如果沒有創制這些象形文字的真人集團，文字就只能停留在原始階段的圖譜形狀，如埃及，如巴比倫，又如我國雲南的納西以及《華陽國志》所說的夷經，他們的象形文字，終要為拼音所取代。據此言之，漢語象形文字的形成決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于殷商後期有二百多年長期安定的政治局面；其次漢語文字按照六書條例沿襲象形文字體系前進。由商以迄于今三千年，一脈相承，自成一種完整的體系，使我國光輝燦爛的文明在三千年前即已照耀于東亞大陸，這確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漢語文字從殷商時代以至東漢已歷一千四百餘年。許慎《說文解字》

撥拾于秦火之餘，搜羅當時所存篆籀古文，共得九千餘字，用科學方法分析每個字的形音義，闡明其字原和語原。他所根據的漢代的字書及戰國古文，都是經過長期的轉抄，字形幾經變化。先是受甲文刀筆的影響，變圓爲方，繼由篆文隸定，往往又把字形相近的字互相混淆。鄧書燕說，常亦有之。東漢時代經學大師今古兼治。許慎也受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穿鑿附會，亦所難免。《說文》這些缺點，完全受時代的局限，瑕不掩瑜。這也是我們應當加以原諒的。

漢語古文字字形學，在北宋時，已開其端。以後古文字資料不斷發現。尤以近八十年来，大量甲骨文字出土，經過許多文字學家的努力，漢字字形學的研究，已有長足的進展。所不足者，過去文字學研究者總是就字論字，旁徵博引，冥搜孤討，臆想居多，究非上乘。他們很少在字与字之間求出其對應關係，作出系統研究。如釋史爲从又持簡，不知甲文史原作𠂔。𠂔，乃干戈之干的本字。古人狩獵作戰，即以有柄槎的木棒作爲武器，進則以侵犯人獸，退則以捍衛自身。𠂔从又持中，古代人類，從事狩獵，取得食物，是當時的大事。史之本義爲事。文史之史，乃引申之義。𠂔爲人類最初使用的武器。在柄槎兩端捆上鋒利的石器，則爲𠂔。在柄槎之間捆

上重量石塊則為中，為單，在衝鋒陷陣之中兼為捶擊之用。故中字省其杵槎，則為擊中之中，借為伯仲之仲，中間之中，甲金文作，後人則省重為中，因而又別制仲字；而中則兼中間之中與擊中之中兩義。單又為戰爭之戰。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三十一章，甲本作戰，乙本作單，可證。我們把這些相關的字聯系在一起，就可以了解到「中」之原義，而這些漢字的字源和語源不待多說，也就不會使人誤解了。我們認為這樣研究古文字，古文字學就可以逐漸進入科學的坦途了。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是為我們編纂漢語大字典所作的準備工作。我們要求了解漢字的字原和語原，是編漢語字典的首要工作；這個工作必須從整理古文字字形入手。這部字表的甲、金文字的取材，主要參考《甲骨文編》和《金文編》，我們保留其中所有不同的典型形體，其與典型形體相同的，則刪節之，以清眉目。《金文編》未錄的新出土銅器，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以及戰國簡書帛書、侯馬盟書，我們也分別加以採錄。對前書有不同的解釋，則加以改正。此外，戰國時代的印璽文字、貨幣文字及陶文，其形、音、義及出土情況，我們弄不清楚的，則概不採用。《甲骨文編》《金文編》的附錄及正編中音義不詳的字也未採用。這個表是古文字

發展到現在的一個總結。由于編輯時間倉卒，還有很多遺漏或錯誤。這個字形表，只是爲《漢語大字典》的編寫服務，不是研究全部古文字的書。以後我們準備對字形表中的字加以系統的考釋，另外還想把一些不能認識的字，根據偏旁分類排在一起，作爲附錄。這樣就可以在大字典以外另成一部專書。這個字形表中，有些不當的地方，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徐中舒 一九八零年八月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卷一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編寫組編

 前四·四 一 佚四三四 七·六	 孟鼎	 毛公鼎	 侯馬盟書	 楚帛書	 三體石經文公
 前四·三三·四	 昌鼎	 師虎簠	 王孫誥鐘	 吉日壬午劍	
 乙三四 一六			 三體石經僖公		
 粹一三〇三			 蔡侯尊	 吳王夫差劍	 侯馬盟書

 鐵四五·三	 甲三六九〇	 天鼎	 乙三〇〇八	 乙二五三八					
		 大豐盆	 頌鼎			 召卣	 不字重見		
		 何尊	 牆盤			 牆盤			
		 三體石經君夷	 石鼓	 蔡侯盤	 楚帛書	 侯馬盟書		 秦公鐘	
			 詛楚文	 中山王鼎		 古匍埴間丕敦			

天

丕

吏

京津二二二〇

甲四〇

事字重見

簋利

鼎孟

秦公鐘

古匍埴間丕敦

中山王鼎

